



說郭目錄

身第三十四

清尊錄

廉宣

昨夢錄

康譽之

就日錄

耐得翁

漫笑錄

徐慥

軒渠錄

呂居仁

拊掌錄

元懷

諧噓錄

劉訥言

說郭目錄

咸定錄

天定錄

調謔編

蘇軾

謔名錄

吳淑

艾子雜說

蘇軾

清尊錄

宋 廉宣

政和初冀州客次中或言某官之家有異事語未畢而某官者至因自言其妻生一男一女而歿其既再娶矣一日亡妻忽空中有聲如小兒吹吶子狀三二日輒一至某問之曰君亦有形乎曰有之即見形如平生叙舊感泣然近人輒引去常相距十許步因謂曰昔為夫婦今忍不相親於是相與坐堂中某起執其手則堅冷如冰鐵妻勃然掣手去後五日乃復來

愠曰前日遽驚我何耶某再三謝之竟不可近久之
後妻忽夢其先祖云汝夫前妻爲恠乃陰府失收耳
今已召捕且獲後數日果絕

建炎初關陝交兵京西南路安撫使司檄諸郡凡民
家畜三年以上糧者悉送官違者以乏軍輿論金州
石泉縣民楊廣貲鉅萬積粟支三十年因是悒悒得
疾廣故豪橫兼并其鄉鄰甚患苦之旣病篤絕惡見
人雖妻子不得見自隙窺之則時捽所藉稻藁而食
累日所食方數尺乃歿斂畢棺中忽有聲若踉蹌者

家人亟呼匠欲啓棺匠曰此非甦活殆必有恠勿啓
其子不忍啓之則一驢躍出嘶鳴甚壯衣帽如蟬蛻
然家繫之隙屋中一日其子婦持草飼驢忽跳齧婦
臂流血婦麤暴忿怒取抹草刀刺之立歿廣妻遂訴
縣稱婦殺翁縣遣修武郎王直臣往驗之備得其事
與元民有得闕遺小兒者育以爲子數歲美姿首民
夫婦計曰使女也教之歌舞獨不售數十萬錢邪婦
曰固可詐爲也因納深屋中節其食飲膚髮腰步皆
飾治之比年十二三嫣然美女子也携至成都教以

新聲又絕警慧益秘之不使人見人以為奇貨里巷
民求為妻不可曰此女當歸之貴人於是女僧及貴
游好事者踵門一覲面輒避去猶得錢數千謂之看
錢久之有某通判者來成都一見心醉要其父必欲
得之與直至七十萬錢乃售既成券喜甚置酒與客
飲使女歌侑酒夜半客去擁而致之房男子也大驚
遣人呼其父母則遁去不知縱跡告官召捕之亦卒
不獲時張子公尹蜀云

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距都城一舍宿僧守法
堂上方睡忽有聲叱之者嗣復驚起視之則一物如
鶴色蒼黑目炯炯如燈鼓翅大呼甚厲嗣復皇恐避
之廡下乃止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恠第旬日前有
叢樞堂上者恐是耳嗣復至都下為開寶一僧言之
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歿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此事
王碩侍郎說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艷絕
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謹集自諸王邸第
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帟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

皆飾璫翠佩珠犀覽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
至靚粧却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衒者皆羞服
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邪乃相凌我其名動
一時如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族遊群飲澹如也有
滕生者因出遊觀之駭慕喪魂鬼歸悒悒不聊生訪
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
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萬分一耳不
然且歿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
此豈可動邪具道其決不可狀生曰然則有所好乎

曰亦無有唯旬日前屬我求珠璣頗急生大喜曰可
也卽索馬馳去俄懷大珠二囊示尼曰直二萬緡願
以萬緡歸之尼曰其夫方便北豈能遽辦如許償邪
生亟曰四五千緡不則千緡數百緡皆可又曰但可
動不云一錢也尼乃持詣狄氏果大喜玩不已問湏
直幾何尼以萬緡告狄氏驚曰是纔半直爾然我未
能辦奈何尼因屏人曰不必錢此一官欲祝事耳狄
氏曰何事曰雪失官耳夫人弟兄夫族皆可爲也狄
氏曰持去我徐思之尼曰彼事急且投他人可復得

邪姑留之明日來問報遂辭去且以告生生益厚餉之尼明日復往狄氏曰我爲營之良易尼曰事有難言者二萬緡物付一禿媪而客主不相問使彼何以爲信狄氏曰奈何尼曰夫人以設齋來院中使彼若邂逅者可乎狄氏頰面搖手曰不可尼愠曰非有他但欲言雪官事使彼無疑耳果不可我不敢強也狄氏乃徐曰後二日我亡兄忌日可往然立語亟遣之尼曰固也尼歸及門生已先在詰之具道本末拜之曰儀秦之辨不加於此矣及期尼爲治齋具而生匿小室中具酒殺俟之晡時狄氏嚴飾而至屏從者獨携一小侍兒見尼曰其人來乎曰未也唄祝畢尼使童子主侍兒引狄氏至小室褰簾見生及飲具大驚欲避去生出拜狄氏答拜尼曰郎君欲以一卮爲夫人壽願勿辭生固頎秀狄氏頗心動睇而笑曰有事第言之尼固挽使坐生持酒勸之狄氏不能却爲醕卮卽持酒酬生生因徙坐擁狄氏曰爲子且歿不意果得子擁之卽幃中狄氏亦歡然恨相得之晚也比夜散去猶徘徊顧生挈其手曰非今日幾虛作一世

清獻錄 卷之五
人夜當與子會自是夜輒開垣門召生無闕夕所以
奉生者靡不至惟恐毫絲不當其意也數月狄氏夫
歸生小人也陰計已得狄氏不能棄重賄伺其夫與
客坐遣僕入白曰某官嘗以珠直二萬緡賣第中久
未得直且訟于官夫諤貽入詰狄氏語塞曰然夫督
取還之生得珠復遣尼謝狄氏我安得此貸于親戚
以動子耳狄氏雖恚甚終不能忘生夫出輒召與通
逾年夫覺閑之嚴狄氏以念生病歿余在太學時親
見

崇寧中有王生者貴家之子也隨計至都下嘗薄暮
被酒至延秋坊過一小宅有女子甚美獨立于門徘徊
徙倚若有所待者生方注目忽有騶騎呵衛而至
下馬於此宅女子亦避去匆匆遂行初不暇問其何
姓氏也抵夜歸復過其門則寂然無人聲循墻而東
數十步有隙地丈餘蓋其宅後也忽自內部一瓦出
拾視之有字云夜於此相候生以墻上剝粉戲書瓦
背云三更後宜出也復擲入焉因稍退十餘步伺之
少頃一男子至周視地上無所見微嘆而去既而三

鼓月高霧合生亦倦睡欲歸矣忽墻門軋然而開一
女子先出一老媪負笥從後生遽就之乃適所見立
門首者熟視生愕然曰非也回顧媪媪亦曰非也將
復入生挽而劫之曰汝爲女子而夜與人期至此我
執汝詣官醜聲一出辱汝門戶我邂逅遇汝亦有前
緣不若從我去女泣而從之生携歸逆旅匿小樓中
女自言曹氏父早歿獨有已一女母鍾愛之爲擇所
歸女素悅姑之子某欲嫁之使乳媪達意於母母意
以某無官弗從遂私約相奔墻下微嘆而去者常是
也生旣南宮不利遷延數月無歸意其父使人詢之
頗知有女子偕處大怒促生歸扁之別室女所齋甚
厚大半爲生費所餘與媪坐食垂盡使人訪其母則
以亡女故抑鬱而歿久矣女不得已與媪謀下泔訪
生所在時生侍父官闕中女至廣陵資盡不能進遂
隸樂籍易姓名爲蘇媛生游四方亦不知女安否數
年自浙中召赴闕過廣陵女以倡侍夔識生生亦訝
其似女屢目之酒半女捧觴勸不覺兩淚墮酒中生
悽然曰汝何以至此女以本末告淚隨語零生亦媿

歎流涕不終席辭疾而起密召女納爲側室其後生子仕至尚書郎歷數郡生表弟臨淮李從爲余言大桶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凡富人以錢委人權其子而取其半謂之行錢富人視行錢如部曲也或過行錢之家設特位置酒婦女出勸主人皆立侍富人遜謝強令坐再三乃敢就位張氏子年少父母歿主家事未娶因祠州西灌口神歸過其行錢孫助教家孫置酒數行其未嫁女出勸容色絕世張目之曰我欲娶爲婦孫皇恐不可且曰我公家奴也奴爲郎主丈人隣里笑惟張曰不然煩主少錢物耳豈敢相僕隸也張固豪侈奇衣飾卽取臂上古玉條脫與女且曰擇日納幣也飲罷去孫隣里交來賀曰有女爲百萬主母矣其後張別議婚孫念勢不敵不敢往問期而張亦恃醉戲言耳非實有意也逾年張婚他族而孫女不肯嫁其母曰張已娶矣女不對而私曰豈有信約如此而別娶乎其父乃復因張與妻祝神回并邀飲其家而使女窺之旣去曰汝見其有妻可嫁矣女語塞去房內蒙被臥俄頃卽歿父母哀慟呼其鄰

鄭三者告之使治喪具鄭以送喪爲業世所謂仵作
行者也且曰小口歿勿停喪卽日穴壁出瘞之告以
致歿之由鄭辦喪具見其臂有玉條脫心利之乃曰
其一園在州西孫謝之曰良便且厚相酬號泣不忍
視急揮去卽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夜半月明鄭發
棺欲取條脫女蹶然起顧鄭曰我何故在此亦勿識
鄭鄭以言恐曰汝之父母怒汝不肯嫁而念張氏辱
其門戶使我生理汝於此我實不忍乃私發棺而汝
果生女曰弟送我志之邪曰若歸必歿我亦得罪矣

女不得已鄭匿他處以爲妻完其殯而徙居州東鄭
有母亦喜其子之有婦彼小人不暇究所從來也積
數年每語及張氏猶忿恚欲往質問前約鄭每勸阻
防閒之崇寧元年聖端太妃上仙鄭當從御筵至未
安將行祝其母勿令婦出遊居一日鄭母晝睡孫出
僦馬直詣張氏門語其僕曰孫氏第幾女欲見其人
其僕往通張驚且怒謂僕戲已罵曰賤奴誰教汝如
此對曰實有之乃與其僕俱往視焉孫氏望見張跳
跟而前曳其衣且哭且罵其僕以婦女不敢往解張

以爲鬼也驚走女持之益急乃擘其手手破流血推仆地立歿儻馬者恐累也往報鄭母母訴之有司因追鄭對獄具狀已而園陵復土鄭發冢罪該流會赦得原而張實推女而殺之雜歿罪也雖奏獲貸猶杖脊竟憂畏歿獄中時吳拭顧道尹京有其事云

建炎初劇盜張遇起江淮間所至噬螫無噍類衆且數十萬其裨將馬吉者狀絕偉善用兵然頗仁慈每戒軍士勿妄殺人曰爲盜脫饑耳得食則已奈何廣殺凡虜獲士人及僧道輒條別善遇之有疾病視其

起居飲食甚篤士卒得女以獻者置別室訪其親戚還之無所歸者擇配嫁娉由是遇帳下譖之曰是收軍情者遇怒掃場欲斬之呼至數其罪嘻笑自若曰賊殺賊豈須有罪邪何云云如是我歿固分耳旣就地坐瞑目合爪視之歿矣遇雖殘忍亦爲變色左右至流涕古稱得道至人以至佛菩薩多隱盜賊牢獄屠釣中以其救人如吉殆是耶

富韓公謝事居洛一日邵康節來謁公已不通客惟戒門者曰邵先生來無早晚入報是日公適病足臥

清集錄
小室延康節至臥床前康節笑曰他客得至此邪公亦笑指康節所坐胡床曰病中心怵怵雖兒子來立語遣去此一胡床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曰更取一胡床來公問故答曰日正中當有一綠衣少年騎白馬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公薨後此人當秉史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闈人曰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爲通既午果范祖禹夢得來遂延入問勞稠疊且曰老病卽歿念平生碌碌無足言然麤懷朴忠他時筆削必累君願少留意夢得惶恐叵測避席謝後

十餘年修裕陵實錄夢得竟爲修撰韓公傳此事尹侍郎說

雷申錫者江西人紹興中一舉中南省高第廷試前三日客歿都下捷音與訃踵至鄉里其妻日夜悲哭忽一夕夢申錫如平生自言我往爲大吏有功德於民故累世爲士大夫然嘗誤入歿囚故地下罰我凡三世如意時暴歿前一世仕久連喪後忽以要官召纔入都門而卒今復如此凡兩世矣要更一世乃能以償宿譴耳其事可以有爲治獄者之戒

右清尊錄廉宣仲布所撰或謂陸公務觀所作非也蓋二公同時後人因誤指耳至大改元三月華石山人識

昨夢錄

宋 康譽之

滑臺南一二里有沙觜橫出半河上立浮圖亦不甚高大河水泛溢之際其勢橫怒欲沒孤城每至塔下輒怒氣遽息若不泛溢時及過滑臺城址則橫怒如故此殆天與滑臺而設也塔中安佛髮長及二丈有奇拳爲巨螺其大如容數升物之噐髮之色非赤非青非綠人間無此色也髮根大於人指自根至杪漸殺焉使兩人對牽之人自其中來往無礙塔有賜名

忘之矣

西北邊城防城庫皆掘地作大池縱橫丈餘以蓄猛火油不閱月池土皆赤黃又別爲池而徙焉不如是則火自屋柱延燒矣猛火油者聞出於高麗之東數千里日初出之時因盛夏日力烘石極熱則出液他物遇之卽爲火惟真瑠璃器可貯之中山府治西有大陂池郡人呼爲海子余猶記郡帥就之以按水戰試猛火油池之別岸爲虜人營壘用油者以油涓滴自火焰中過則烈焰遽發頃刻虜營淨盡油之餘力入水藻荇俱盡魚鱉遇之皆死

開封尹李倫號李鐵面命官有犯法當追究者巧結形勢竟不肯出李憤之以術羅致之至又不遜李大怒真決之數日後李方決府事有展榜以見者廳吏遽下取以呈其榜曰臺院承差人某方閱視二人遽升廳懷中出一櫝云臺院奉聖旨推勘公事數內一項要開封尹李倫一名前來照鑑云云李卽呼廳司以職事付少尹遂索馬顧二人曰有少私事得至家與室人言乎對曰無害李未入中門覺有躡其後者

回顧則二人也李不復入但呼細君告之曰平生違
條礙法事唯決其命官之失汝等勿憂也開封府南
向御史臺北向相去密邇倫上馬二人前導乃宛轉
繚繞由別路自辰巳至申西方至臺前二人曰請索
笏李秉笏又大喝云從人散呵殿皆去二人乃呼闈
者云我勾人至矣以橫付闈吏吏曰請大尹入時臺
門已半掩地設重限李於是搯笏攀緣以入足跌顛
於限下闈吏導李至第二重闈吏相付授如前既入
則曰請大尹赴臺院自此東行小門樓是也時已昏

黑矣李入門無人問焉見燈數炬不置之楣梁間而
置之柱礎廊之第一間則紫公裳被五木捩其面向
庭中自是數門或綠公裳者皆如之李既見嘆曰設
使吾有謀反大逆事見此境界皆不待捶楚而自伏
矣李方恠無公吏輩有聲喏於庭下者李遽還揖之
問之卽承行吏人也白李請行吏前導盤繞屈曲不
知幾許至土庫側有小洞門自地高無五尺吏去幞
頭匍匐以入李亦如之李又自嘆入門可得出否既
入則供帳床榻衾褥甚都有幞頭紫衫腰金者出揖

李曰臺官恐大尹岑寂此官特以伴大尹也後問之
乃監守李獄卒耳吏告去於是捶楚冤痛之聲四起
所不忍聞既久忽一卒持片紙書云臺院問李某因
何到院李答以故去又甚久又一卒持片紙如前問
李出身以來有何公私過犯李答並無過犯惟前真
決命官爲罪犯去又甚久再問李真決命官依得祖
宗是何條法李答祖宗卽無真決命官條制時已五
鼓矣承勘吏至云大尹亦無苦事莫饑否李謂自辰
已至是夜五鼓不食平生未嘗如是忍饑於是腰金

者相對飲酒五盃食亦如之食畢天欲明捶楚之聲
乃止腰金者與吏請李歸送至洞門曰不敢遠送請
大尹徐步勿遽二人闔洞門寂不見一人李乃默記
昨夕經由之所至院門又至中門及出大門則從人
皆在上馬呵殿以歸後數日李放罷

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製
弓極佳尤且健勁其近弮黑者謂之後醮近稍近弮
俱黑而弓面黃者謂之玉腰夏人常雜犀角以市焉
人莫有知往時鎮江裨將王詔遇有鬻犀帶者無他

文但峯巒高低繞人腰圍耳索價甚高人皆不能辨
惟辛太尉道宗知此竹牛也爲弓則貴爲他則不足
道耳。

建炎初中州有仕宦者踉蹌至新市暫爲寺居親舊
絕無牢落淒涼斷其踪跡茫茫殊未有所向寺僧忽
相過存問勤屬時時餽殺酒仕宦者極感之語次問
其姓則曰姓湯而仕宦之妻亦姓湯於是通譜系爲
親戚而致其周旋餽遺者愈厚一日告仕宦者曰聞
金人且至台眷盍早圖避地耶仕宦者曰某中州人

忽到異鄉且未有措足之所又安有避地可圖哉僧
曰某山間有菴血屬在焉其處可乎於是欣然從之
卽日命舟以往虜已去僧曰事已小定駐蹕之地不
遠公當速往注授仕宦者告以闕乏僧於是辦舟贈
鏹二百緡使行仕宦者曰吾師之德于我至厚何以
爲報僧曰旣爲親戚義當爾也乃畱其孥於菴中僧
爲酌別飲大醉遂行翼日睡覺時日已高起視乃泊
舟太湖中四旁十數里皆無居人舟人語啐啐過午
督之使行良久始慢應曰今行矣旣而取巨石磨斧

仕宦者罔知所措叩其所以則曰我等與官人無涉故相假借不忍下手官當作書別家付我訖自爲之所爾仕宦者惶惑顧望未忍卽自引決則曰今幸尚早若至昏夜恐官不得其死也仕宦者於是悲慟作家書畢自沉焉時內翰汪彥章守雪川有尅郡自首者鞫其情實曰僧納仕宦之妻酬舟人者甚厚舟人每以是持僧須索百出僧不能堪一夕中夜往將殺之舟人適出其妻自內窺月明中見僧持斧也乃告其夫舟人以是自首汪以謂僧固當死而舟人受賂殺命官情罪俱重難以首從論其刑惟均可也又其妻請以亡夫告勅易度牒爲尼二事奏皆可汪命獄吏故緩其死使皆備受慘酷數月然後刑之

紹興辛巳余聽讀於建昌教官省元劉溥德廣語及余所生之地曰滑臺劉曰聞人之言黃河漲溢官爲卷埽其說如何曰予不及見也尚聞先父言斯事民甚苦之蓋於無事時取長藤爲絡若今之竹夫人狀其長大則數百倍也實以芻藁土石大小不等每量水之高下而用之大者至於二千人方能推之於水

正決時亦能遏水勢之暴遇水高且猛時若拋土塊於深淵耳此甚爲無益焉舍是則亦無他策也或不幸方推之際怒濤遽至則溺死者甚多大抵止以塞州城之門及鹽官場務之衙宇耳瀕河之民頗能視沙漲之形勢以占水之大小遠近徃徃先事而拒逆來所以甚利便也又有絞藤爲繩緜結竹篾筏木柵等謂之寸金藤有時不能勝水力卽寸斷如剪郡縣又科鄉民爲之所費甚廣大抵卷埽及寸金藤白馬一郡每歲不下數萬緡白馬之西卽底柱也水常高柱數尺且河怒爲柱所扼力與石鬪晝夜常有聲如雷霆或有建議者謂柱能少低則河必不怒於是募工鑿之石堅竟不能就頗有溺者了無所益

畢少董言國初修老子廟廟有道子畫壁老杜所謂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者也官以其壁募人買有隱士亦妙手也以三百千得之於是閉門不出者三年乃以車載壁沉之洛河廟亦落成矣壁當再畫郡以請隱士隱士弗辭有老畫工黃緣以至者衆議誰當畫東壁隱士以讓畫工畫工弗敢當讓者再三隱

士遂就東壁畫天地隱士初落筆作前驅二人工就視之不語而去工亦畫前驅二人隱士往觀亦不語而去於是各解衣盤礴慘淡經營不復相顧及成工來觀其初有不相許之色漸觀其次迤邐咨嗟擊節及見輦中一人工愧駭下拜曰先生之才不可當也某自是焚作具不敢言畫矣或問之工曰前驅賤也骨相當噴目怒髯可比騶馭近侍清貴也骨相當清奇麗秀可比臺閣至於輦中人則帝王也骨相當龍姿日表也可比至尊今先生前驅乃作清奇麗秀某

竊謂賤隸若此則何足以作近侍近侍繼可強力少加則何以作輦中之人也若貴賤之狀一等則不足以爲畫矣今觀之先生所畫前驅乃吾近侍也所畫近侍乃吾輦中人也洎觀輦中之人其神宇骨相蓋吾平生未嘗見者古圖畫中亦未之見此所以使吾慚愧駭服隱士曰此畫世間人也爾所作怒目虬髯則人間人耳人間人則面目氣象皆塵俗雖爾藝與其他工不同要之但能作人間爾工徃自毀其壁以家資償之請隱士畢其事少董曰余評隱士之畫如

韓退之作海神祠記蓋劈頭便言海之爲物於人間爲至大使他人如此則後必無可繼者而退之之文累千言所言浩瀚無溢蓋乃竭而不窮文竭而不困至於奪天巧而破鬼膽筆勢猶未得已世之作文者孰能若是故於論隱士之畫也亦然

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通家狀細帖各以父母命禱而卜之得卜卽製冥衣男冠帶女裙帔等畢備媒者就男墓備酒果祭以合婚設二座相竝各立小幡長尺餘者於

座後其未奠也二幡凝然直垂不動奠畢祝請男女相就若合卺焉其相喜者則二幡微動以致相合若一不喜者幡不爲動且合也又有慮男女年幼或未開教訓男卽取先生已死者書其姓名生時以薦之使受教女卽作冥器充保母使婢云屬旣已成婚則或夢新婦謁翁姑壻謁外舅也不如是則男女或作祟見穢惡之迹謂之男祥女祥鬼兩家亦薄以幣帛酬鬼媒鬼媒每歲察鄉里男女之死者而議資以養生焉

宣政間楊可試可弼可輔兄弟讀書精通易數明風
角鳥占雲霞孤虛之術於兵書尤邃三人皆名將也
自蕪山回語先人曰吾數載前在西京山中遇出世
人語甚款老人頗相喜勸予勿仕隱去可也予問何
地可隱老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予入山有大穴焉老
人入楊從之穴漸小扶服以入約三四十步卽漸寬
又三四十步出穴卽田土雞犬陶冶居民大聚落也
至一家其人來迎笑謂老人久不來矣老人謂曰此
公欲來能相容否對曰此中地闊而民居鮮少常欲
人來居而不可得敢不容邪乃以酒相飲酒味薄而
醇其香郁烈人間所無且殺雞爲黍意極歡至語楊
曰速來居此不幸天下亂以一丸泥封穴則人何得
而至又曰此間居民雖異姓然皆信厚和睦同氣不
若也故能同居苟志趣不同疑間爭奪則皆不願其
來吾今觀子神氣骨相非貴官卽名士也老人肯相
引至此則子必賢者矣吾此間凡衣服飲食牛畜絲
繡麻枲之屬皆不私藏與衆均之故可同處子果來
勿攜金珠錦繡珍異等物在此俱無用且起爭端徒

手而來可也指一家曰彼來亦未久有綺縠珠璣之
屬衆其焚之所享者惟米薪魚肉蔬果此殊不闕也
惟計口授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楊謝
而從之又戒曰子來或遲則封穴矣迫暮與老人同
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往矣公能相從否於是三楊
自中山歸落乃盡損囊箱所有易絲與綿布絹先寄
穴中人後聞可試幅巾布袍賣卜二弟築室山中不
出俟天下果擾攘則共入穴自是聲不相聞先人常
遣人至築室之地訪之則屋已易三主三楊所向不
可得而知也及紹興和好之成金人歸我三京余至
京師訪舊居忽有人問此有康通判居否出一書相
示則楊手扎也書中致問吾家意極殷勤且云予居
於此飲食安寢終日無一毫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
來甚善余報以先人沒於辛亥歲家今居宜興俟三
京帖然則奉老母以還先生再能寄聲以付諸孤則
可訪先生於清淨境中矣未幾金人渝盟予顛顛還
江南自此不復通問

就日錄

元耐得翁



唐人著夢書言夢有徵夫夢者何也釋氏以四法判
 之一曰無名薰習二曰舊識巡遊三曰四大偏增四
 曰善惡先兆周官筮人掌占六夢一曰正夢二曰噩
 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造化權
 輿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浮虛夢揚沉實夢溺寢藉
 帶夢蛇鳥銜髮夢飛將雨夢水將晴夢火將病夢食
 將憂夢歌舞此列子之論也李泰伯潛書云夢者之

在寢也居其傍者無異見耳目口鼻手足皆故形也
鬼之所遊則或羽而仙或冠而朝或宮室輿馬女婦
奏舞興乎其前忽富驟榮樂無有限極及其覺也撫
其躬無毛髮之得於是始知其妄而笑此無他獨其
心之溺焉耳嗚呼將幸而覺邪抑將冥冥遂至於死
邪前者諸說各有所見且周官載之甚悉而列子之
神遇李泰伯之鬼遊心溺果然哉然有二說如夜夢
得金寶覺而無所獲若夢與女人交覺而失精此非
心溺乎如夏月露卧偶夜露下而失覆則夢雪降冬
月擁被衾多則夢火熾此非神遇乎夫至人無夢者
緣無想念蓋恐此路頭熟著其所好而往則將冥冥
沒沒而不知返者有之要在平昔學力讀者當察之
孔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是
聖人素其位而行所遇不可必故歸之於命先言道
而後言命天之有命聖人依命而行道所以嚴君平
西蜀設肆爲人臣者勉之以忠爲人子者勸之以孝
是亦行道爾後世不知斯理殫於書傳自立一家或
以五行支干或以二元九氣或專取於日或寓於星

禽或寓於易數立說紛紛徒惑聞見爾如漢高帝入關三百人皆封侯趙括四十萬衆悉坑歿豈漢兵無一人行衰絕運限者趙兵無一卒在生旺日時者此理可見近京淮岳總卿刊江西廖君所類諸家命書爲五行精紀其集錄備載而無去取亦不勉拘於五行之內言之且造物者惡得以甲乙數語而窺之且夫人事未盡焉盡天理故與人同卽爲合德知過再犯卽爲轉趾聞焉不信卽爲孤神財不儉用卽爲耗宿昔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

大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其小小升轉則軍校微有譴訶此又不知於命以何而取焉大抵燭理明之人五行神鬼皆不能拘繫陶淵明有云癡人前不宜說夢而達人前不可言命至急則無陰陽凡有妄心則被五行所惑一有私心則爲鬼神所制况天道福善禍淫鬼神禍盈福謙以命取斷於卜師彼以糊口之迫而藉此術以度日欲決行藏一以爲貴一以爲賤轉爲之惑以事求用於神彼以幽沉之後尸其享祭焉敢以無作有以曲爲直私之於人且人事之公

行未有詢人者惟有私求則往祈禱之夫神鬼本畏人而人一有妄心求彼卽彼得以肆欺於其間也近時有一內貴官以門下人命使術者議之若言命佳則必以奇禍擾之言命窮則必以好爵榮之此是時與造物爭功畧舉此以少釋其惑

錢唐江湖之說前後紀錄不一山海經以爲海鱗出入穴之度佛書以爲神龍之變化葛洪潮記謂天河激湧洞冥正一經云月周天而潮應王充論衡謂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而爲潮竇叔蒙海濤志以潮

汐作濤必待于月月與海相推海與月相明東海漁翁海潮論云地浮與大海隨氣出入上下地下則滄海之水入於江謂之潮地上則江河之水歸於滄海謂之汐浙江發源最近江水少海水多其潮特大潘洞浙江論曰海門有二山曰龕曰頰夾岸潮之初來亦慢將近是山岸狹勢逼如湧而爲濤姚令威聚語載會稽石碑大率元氣嗟翁天隨氣而漲激瀆淳往來潮順天而進退者也浙江南自纂風北自嘉興夾山而水濶下有沙潭

徒旱切

南北亘之隔礙洪波蹙過

京師錄
潮勢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雲麓趙景安漫抄載徐明叔等高麗錄云天包水水承地而元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為抑揚而人不覺衆家之議海潮潘洞之論勢頗為當理而止云勢逼而為濤東海漁翁之論源近遠而分大小理亦近似而云地浮於水其理間斷不若徐明叔等高麗錄云天包水水乘地而元氣升降竇叔蒙之論濤符于月此說正與會稽石碑及趙景安所議相合且月陰也潮水也皆應於易之坎卦為用故易說卦

坎為水為月於此可見是以三家之論為得焉

焚紙錢之說唐王璵傳曰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至是璵乃用為禳祓則是喪葬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王璵始矣康節先生春殊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惟問之曰冥器之義也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徽廟朝高峯廖用中奏乞禁焚紙錢有云嘗怪世俗鑿紙為錢焚之以徼福於鬼神者不知何所據依非無荒唐不經之說要皆下俚

之所傳耳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慢神欺鬼可也李珂
松牕百記云世既是妄人歿而爲鬼其妄又可知無
身心耳目口鼻之實而六習常不斷顛倒沉迷豈復
覺悟方其具酒殺列冥器鑿楮象錢印繪車馬而焚
之以妄塞妄也蓋嘗原其本初恐瘞錢爲歿者之禍
及世艱得錢易以紙錢自後沿襲至唐而焚之其來
久且遠而廖高峯遽欲絕之以塞妄費且夫子謂死
葬之以禮又曰敬鬼神而遠之是夫子不欲遽絕而
以有無之中言之惟邵康節云脫有益非孝子順孫
之心最爲通議

夷堅志載真官行持靈驗處極多且行持符法自虛
靖正一二天師傳度符籙于世亦是運自己精神真
氣正心而驅除妖邪若自己神靈氣清心正之人鬼
神亦自畏之况受正法符籙乎上帝好生慮有邪魔
爲下方之患遂以天神應化人世用此符籙而馘除
之實於助國行化不爲無補猶於自己積功立行可
以超登仙列今也不然有無事取罪者妄意傳授符
籙假此以苟衣食行持治病則自帶親僕專備附體

仍呼神叱鬼又且召役嶽帝城隍且嶽帝城隍可比
人間監司郡守謂如人役僕隸受其利養處之無法
尚不伏使令不知汝有何功德有何神通以動監司
郡守况嶽帝城隍乎豈不自招陰譴而又要求財物
作為淫亂動違天律生不免於雷震則死墮於風刀
幽沉是誰之過歟

舊傳不肖子有三變其初變為蝗蟲謂鬻田園而食
次變為蠹蟲謂貨書而食又變為大蟲謂賣人而食
此切當其理今之不肖子謂之三蟲恐未足以盡其

實初父母未亾也憑藉父祖門蔭聲勢在外無所不
為朝去暮歸盜竊財物恣情為非父兄以內有所主
及特父兄家私事逼其婢妾至於掣肘或恐玷已遂
為掩蔽付之無可奈何及託前世甚至在外指屋起
錢高價賒物低價出賣謂之轉肩人皆指而目之爺
健大郎父有因此淹抑成病又增利貨錢候父母歿
還錢謂之下丁錢其或母先父亾猶且庶幾者若或
父亾而母存其為害特甚初父亾得財產入手豈顧
其母及財散而母存甘旨不具展轉孤苦親戚兄弟

有不忍者携歸奉養則往彼爭喧取擾謂母有挾藏之物反爲求索其親厭煩則付母還之復受岑寂或有兄弟麤給則興訟索分亦自有此等人資給以導其爲訟旣訟畢得錢浪費無歲月間又已空虛連及妻室姊妹覓人蓄養作爲親戚出入閨門分甘忍耻食殘衣弊而妻輩以寒饑所困初似羞澁終則願爲間有妻輩家以力奪去及妻子輩鬻身事人或與所事者厚愛從彼棄此不肖子俱無所施則思舊所交遊者及父兄朋友而求索度日如此又不知以何等蟲處之矣

漫笑錄

宋 徐慥

太祖皇帝既下河北欲乘勝取幽燕或以師老為言
 太祖不能決時納言趙中令留守汴都走書問之趙
 回奏曰所得者少所失者多非惟得少之中尤難入
 手又從失多之後別有關心太祖得奏即日班師
 熙寧中上元宣仁太后御樓觀燈召外族悉集樓前
 神宗皇帝數遣黃門稟曰外家有合推恩乞疏示姓
 名即降處分宣仁答曰此自有處不煩聖慮明日上

明張氏
 漫笑錄

問何以處之宣仁答曰大者各與絹二疋小者分與
乳糖獅子二箇内外已歎仰后德爲不可及也

元豐中王岐公位宰相王和父尹京上眷甚渥行且
大用岐公乘間奏曰京師術者皆言王安禮明年二
月作執政神宗怒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之言
他日縱當此補特且遲之明年春安禮果拜右丞珪
曰陛下乃違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曰朕偶忘記信
知果是命也

章公惇罷相俄落職林公希爲舍人當制制詞云悻
悻無大臣之節怏怏非少主之臣章相寄聲曰此一
聯無乃太甚林答曰長官發惡雜職棒毒無足怪也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心知稱家有無草草
相聚不必過爲具穆父一日折簡召坡食晶飯及至
乃設飯一盃蘿蔔一碟白湯一盞而已蓋以三白爲
晶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食毳飯穆父意坡必有毛
物相報比至日晏並不設食穆父餒甚坡曰蘿蔔湯
飯俱毛也穆父歎曰子瞻可謂善戲謔者也

司馬溫公與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正

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
蘇曰竒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
譬如賢人君子黔皙美惡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笑
以爲然

王和父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驢從二村僕
一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入編戶家避之老姥
自言病疴求藥公隨行偶有藥取以遺之姥酬以麻
線一縷云相公可將歸與相婆也公笑而受之

東坡聞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爲篤以竹鞭
犬有何可笑又曰鳩字从九从鳥亦有証據詩曰鳩
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箇

今人秘色磁器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爲供奉
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嘗見陸龜蒙詩集越
器云九秋風露越窑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宵
盛沆瀣共嵇中散鬪遺杯乃知唐已有秘色矣
歐陽詢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堂記柳公權陰符
經叙三公以書名三碑又最精者

佛印禪師爲王觀文陞座云此一瓣香奉爲掃煙塵

博士護世界大王殺人不得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爲其久帥多專殺也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爲延譽於朝自是名譽大振明允一日見安道問云令嗣近日看甚文字明允答以軾近日方再看前漢安道曰文字尚看兩編乎明允歸以語子瞻曰此老特不知世間人果有看三編者安道嘗借人十七史經月卽還云已盡其天資強記數行俱下前輩宿儒罕能及之

李賓王利用鄴易躬行君子人也嘗云郭林宗作玉管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目安否察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頰頰

毗陵有成郎中宣和中爲省官貌不揚而多髭再娶之夕岳母陋之曰我女如菩薩乃嫁一麻胡命成作舉蒙詩成乃操筆大書云一床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得好夫高捲朱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其女亦能安分隨緣和鳴偕老兒女成行各以壽終

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爲商州令同試未與軍進士劉原父爲帥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

歡甚同游南山諸寺寺有山魃爲祟客不敢宿子厚
宿山魃不敢出抵仙游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
木架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
步以過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
大書石壁上曰章惇蘇軾來遊子瞻拊其背曰子厚
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
也子厚大笑

軒渠錄

宋 呂居仁

東坡知湖州嘗與賓客遊道場山屏退從者而入有
僧憑門闌熟睡東坡戲云髡闌上困有客卽荅曰何
不用釘頂上釘

強淵明字隱季帥長安辭蔡太史蔡戲云公今吃冷
茶去也強不曉而不敢發問親戚間有熟知長安風
物者因以此語訪之乃笑曰長安妓女步武極小行
皆遲緩故有吃冷茶之戲

范直方師厚性極滑稽嘗赴平江會太守鄭滋德象問營妓之妍醜於師厚師厚以王蕙趙芷對德象云趙芷非不佳但面上顴骨高耳師厚云南方婦人豈有無顴骨者便是錢大王皇后也少他那兩塊不得米元章居鎮江嘗在甘露寺榜其所趣曰米老菴甘露大火惟李衛公塔及米老菴獨存有哉之者云神護李衛公塔颯天留米老娘菴蔡元章母入內祇應老娘元章以母故命官

司馬溫公在洛陽閑居時上元節夫人欲出看燈公曰家中點燈何必出看夫人曰兼欲看游人公曰某是鬼耶

紹興十七年五月初晦安大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學官申朝廷修不可言雹稱爲硬雨

東坡有歌舞妓數人每留賓客飲酒必云有數箇搽粉虞候欲出來祇應也

米元章喜潔金陵人段拂字去塵登第元章見其小錄喜曰觀此人名字必潔人也亟造議親以女女妻之

族嬪陳氏頃寓嚴州諸子宦游未歸偶族姪大琮過嚴州陳嬪令作代書寄其子因口授云孩兒要劣妳

子又鬪鬪音吸霍霍地且買一柄小剪子來要剪脚上

骨出上音聲兒肫音肫兒也大琮遲疑不能下筆嬪笑

云元來這厮兒也不識字聞者哂之因說昔時京師

有營婦其夫出戍嘗以數十錢托一教學秀才寫書

寄夫云窟賴兒娘傳語窟賴兒爺窟賴兒自爺去後

直是忔音肫憎每日恨音人特特地笑勃騰騰地跳天色

汗去音聲囊不要喫溫吞音入雙託底物事秀才沉思久之

却以錢還云你且別處倩人寫去與此正相似也窟

賴兒乃子之小名

劉貢父為館職節日同舍有令從者以書筒盛門狀

徧散于人家貢父知之乃呼住所遣人坐于別室犒

以酒炙因取書筒視之凡與貢父有一面之舊者盡

易貢父門狀其人既飲食再三致謝徧走陌巷實為

貢父投刺而主人之刺遂不得達

王齊宗字彥齡懷州人高才不羈為太原掾官嘗作

青玉案望江南小詞以嘲帥與監司監司聞之大怒

車渠錄
責之彥齡歛板向前應聲荅曰某居下位常恐被人
讒只是曾填青玉案何曾敢做望江南請問馬初監
時馬初監者適與彥齡並坐馬皇恐亟自辨訴既退
詰彥齡曰某舊不知子乃以其爲証何也彥齡笑曰
且借公趣韻幸勿多恠

紹興辛巳冬女真犯順米忠信夜于淮南劫塞得一
箱篋乃自燕山來者有所附書十餘封多是虜中妻
寄軍中之夫建康教授唐仲友于樞密行府僚屬方
圓仲處親見一紙別無他語止詩一篇云垂楊傳語

山丹你到江南艱難你那裏討箇南婆我這裏嫁箇
契丹

莊綽字裕年未甚老而體極癯瘠江枿仲本呼爲細
腰宮院子

拊掌錄

宋元懷

東萊呂居仁先生作軒渠錄皆紀一時可笑之士
 余視諸家雜說中亦多有類是者暇日裒成一集
 目之曰拊掌錄不獨資開卷之一笑亦足以補軒
 渠之遺也延祐改元立春日輾然子書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宋以宮師罷相其
 父祚為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
 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

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荅曰王相公
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
以卦錢相酌也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
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
上荅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荅曰能至百
歲乎又嘆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
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並無之其人又細數之
曰俱無祗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
尋便安愈矣祚大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孩兒
輩切記之是年莫教我喫冷湯水

司馬溫公屢言王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之以謝
天下聲震朝廷是時滕元發爲起居注侍立殿均旣
歸廣淵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聞乞斬某以
謝天下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我只聽得聖語云
依卿所奏

葉濤好奕棋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奕者多
廢事不以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目棋枰爲木野
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熙寧後茶禁日嚴被罪者衆

乃目茶籠爲草大蟲言其傷人如虎也

熙寧間蜀中日者費孝先筮易以丹青寓吉凶謂之卦影其後轉相祖述畫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兩翼人或儒冠而僧衣故爲怪以見象米芾好怪常戴俗帽衣深衣而攝朝鞞緝緣朋從目爲活卦影

沈括存中方就浴劉貢父遽哭之曰存中可憐已矣衆愕問云死矣益成括也

石資政中立好詼諧樂易人也楊文公一日置酒作絕句招之末云好把長鞭便一揮石留其僕卽和曰

尋常不召猶相造况是今朝得指揮其詼諧敏捷類如此也又嘗于文公家會葬坐客乃執政及貴遊子弟皆服白襴衫或羅或絹有差等中立或大慟人問其故曰憶吾父又問之曰父在時當得羅襴衫也蓋見在執政子弟服羅而石止服絹坐中皆大笑昔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徃徃以賤物爲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絕倒

劉貢父嘗言人之戲劇極有可人處楊大年與梁同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呼朱翁梁翁每戲侮之一日梁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留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搖手曰不要與衆皆笑其斂雖一時戲言而大年果不五十而卒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掎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

好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砢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個幾時近得飯喫士人曰他換得我那個也幾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倒

魯直在鄂鄂州太守以其才望信重之士人以詩文投贄守必取質于魯直而報之一同人投詩頗紕繆守携見魯直意其一言少助其人魯直閱詩良久無

語太守曰此詩不知耐以幾何魯直笑曰不必他物但公庫送與四兩乾艾於屍骨上作一大炷灸之且問曰爾後敢復湊分耶同人竟無所濟

科場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沈馮爲有貌大臣又歐陽永叔王文試貴老爲其近於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觀茲黃耆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烘堂大笑

李廷彥曾獻百韻詩干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憫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上官笑而納之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荅云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黃裳酷嗜燒煉晚年疾篤喻諸子曰我死以大缸一

枚坐之復以大缸覆之用鐵線上下管定赤石脂固
縫置之穴中足矣

許義方之妻劉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
語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
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足未嘗履闕義方咨歎不已
又問何以自娛荅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
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鄰僧閒話
孫巨源內翰從劉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莘老中丞
巨源以其求而未得讓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

莘老誤留也以其皆姓孫而爲館職故吏輩莫得而
別焉劉曰何不取其髯爲別吏曰皆髯而莫能分也
劉曰旣是皆髯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爲別吏曰諾于
是館中以孫莘老爲大髯孫學士巨源爲小髯孫學
士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
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旁曰混元皇
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爲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窻下

卧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
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有一士人赴宴衆中有少年勇於色甫就席士人以
服辭乃命撤樂及屏去群妓後勸酌及少年少年罪
士人曰敗一席之歡皆君也正所謂不自殞滅禍延
過客耶賓主爲之烘堂

趙閱道罷政閒居每見僧接之甚恭一日士人以書
贄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
舉何不勉以卒業却與閒退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

惶恐而退後再往門下人不爲通士人謂闈者曰參
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闈者曰尋常來見諸僧亦
只是平平人但相公道是重他袈裟士人笑曰我這
領白欄直是不直錢財闈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
更那輟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人傳以爲笑

張文潛言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
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
也只有二三分不合人意處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
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潛大笑

紹興九年虜歸我河南地商賈往來携長安秦漢間
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故人王錫老東平人
貧甚卽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共遊近得一碑甚
竒及出示顧無一字可辯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何
代碑王不能荅客曰某知之是名沒字碑宜乎公好
尚之篤也一笑而散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右軍
方熟眠謂湯燖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
獨看紅蕖傾白墮不知曰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

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白墮旣是一人莫難
爲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
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
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漢理會却來此間廝
魔蓋文潛時有僕曹某者在家作過亦失去酒器之
類旣送天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文移取會也滿座
大轆

哲宗朝宗子有好爲詩而鄙俚可笑者嘗作卽事詩
云日暖看三織風高鬪兩廂蛙翻白出濶蚓死紫之

長湓聽琵琶鳳饅拋接建章歸來屋裏坐打殺又何
妨或問詩意荅曰始見三蜘蛛織網于簷間又見二
雀鬪于兩廂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
喫淡飯聞鄰家琵琶作鳳栖梧食饅頭未畢闈人報
建安章秀才上謁迎客既歸見內門上畫鍾馗擊小
鬼故云打死又何妨哲宗嘗灼艾諸內侍欲娛上或
舉其詩上笑不已竟不灼艾而罷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惧內婦翁死哭于路其孺
人性素嚴呼入總幕中詬之曰路哭何因無淚漸曰
以帕拭靴妻嚴戒曰來日早臨棺須見淚漸曰唯計
既窘來日以寬巾納濕紙置于額大叩其額而慟慟
罷其妻又呼入窺之妻驚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流漸
對曰豈不聞自古云水出高原聞者大笑

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爲不逞者所窘曼卿
醉與之技爲街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謂主者曰乞
糈就本廂科決欲詰且歸館供職廂帥不諭其諱曰
此必三館僕人也杖而遣之

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土人謂之生張八因

府會寇忠愍令乞詩于魏處士野野贈之詩曰君爲
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無笑語半
生半熟未相諳座客大發一噱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流輩皆譏笑之丞相似若也
一日得句索筆絕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其侄錄之當
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
久之亦自不識詎其侄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

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才也然善戲嘗出遊報寧寺
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從吏據扶掖升鞍市人聚
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鞭謂馭者曰賴我是石
學士也若瓦學士豈不破碎乎

王榮老嘗官于觀州罷官渡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
老曰公篋中蓄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
顧無所有有玉塵尾卽以獻之不可又以端石硯獻
之不可又以宣尼虎帳獻之亦不驗夜卧念曰有黃
魯直草書扇題韋應物詩云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
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卽
取視愀恍之間曰我猶不識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

推掌錄
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飽
而濟吾意江神必元祐遷客鬼爲之不然亦何嗜之
深也書此可發一笑

諧噓錄

蹲鴟

張九齡知蕭昺不學故相調謔一日送芋書稱蹲鴟
蕭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恠亦不
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坐大笑

狗枷犢鼻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
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于道中

唐 劉訥言

張氏詩

見狗枷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賤口承
復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鴨姓奚

客有曰犬姓盧雞姓朱沈尚書曰雞既姓朱則鴨姓
奚也坐上一人謂鴨姓奚至今傳之

戲仆

唐道士程子宵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郎中宇文翰
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懸之又懸

謔夢

符堅將欲南伐夢滿城出菜又地東南傾其占曰菜
多難爲醬東南傾江左不得平也

浣溪沙孔子

唐宰相孔緯嘗拜官教坊伶人繼至求利市有石野
豬獨行先到有所賜乃謂曰宅中甚闕不得厚致若
見諸野豬幸勿言也復有一伶至乃索其笛指竅問
曰何者是浣溪沙孔子伶大笑之

大虫老鼠

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爲巡官同在

使幕或譏年輩相懸陸曰大虫老鼠俱爲十二屬何怪之有

雌甲辰

裴晉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蠹一枚欲削爲枕時郎中庾威世稱博物召請別之庾捧玩良久白曰此槐癭是雌樹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負枷

隋河間劉焯與從臣炫並有儒學俱犯法被禁縣東不知其大儒也咸與枷著焯曰終日枷中坐而不見家炫曰亦終日負枷坐而不見也

蒼蒼在髻

齊主客郎頓丘李恕身短盧詢祖腰粗恕曰盧郎腰粗帶難匝荅曰丈人身短袍易長恕又謂詢祖曰盧郎聰明必不壽荅曰見丈人蒼蒼在髻差以自安

少卿

後魏孫紹歷職內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謝曰靈太后曰公年似太老紹重拜曰臣年雖老卿年大小后

言夢錄
大笑曰是將正卿

戲白

有借界尺筆槽而破其槽者白其主人曰韓直水如常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折節矣主人大笑

就溺

顧愷之痴信小術桓玄嘗以柳葉給之曰此蟬翳葉也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以珍重之

蝦蟆

俗嘲云一跳八尺再跳丈六從春至夏裸袒相逐無地取作掉尾蕭蕭

嗜酒食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食楊復云徐家肺沈家脾其安穩耶

眼中安障

方干作令嘲李主簿目翳曰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

危詩

韓玄與顧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危詩一叅軍云有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仲堪眇一目驚曰此太逼人因罷

三鹿郡公

袁利見爲性頑獷方棠謂袁生已封三鹿郡公蓋譏其太麓踈也

姓木邊

桓伊詣王遵遵謂左右曰門何爲通桓氏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

畧不識字

人謂邢子才孽子大德大道畧不識字

却老先生

王僧虔晚年惡白髮一日對客左右進銅鑷僧虔曰却老先生至矣庶幾乎

長柄葫蘆

二陸初入洛詣劉道真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葫蘆卿得種來不陸殊失望

八百錢烏

南陽太守張忠曰吾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烏生死同價

醜婦效顰

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厠還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苟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某遁去耶季和大笑

不櫛進士

關圖有妹能文每語人曰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

石發

魏時諸王及貴臣多服石藥皆稱石發乃有熱者亦云服石發熱時人多嫌其詐作富貴體有一人于市門前臥宛轉稱熱衆恠問之答曰我石發衆曰君何時服石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發衆人大笑

堯典

有人將虞永興手寫尚書典錢李尚書選曰經書那可典其人曰前已堯典舜典

噴嚏

玄宗與諸王會食寧王對御坐歎一口飯直及龍顏
上曰寧哥何故錯喉幡綽曰此非錯喉是噴嚏

狂勝癡

吳興沈昭畧性狂嘗醉遇瑯琊王約張目視之曰汝
何肥而癡約曰汝何瘦而狂昭畧撫掌大笑曰瘦已
勝肥狂又勝癡

驢寧勝馬

晉諸葛恢與丞相王導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以不
言葛王而言王葛答曰譬如言驢馬驢寧勝馬也

故是一鳳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艾為是幾艾
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山驢王

梁祖曰趙崇是輕薄圓頭於鄂州坐上佯不識駱馳
呼為山驢王

漸至佳境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我曬書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破蠱

破蠱者因官妓惡蠱坐客爭記虱事戲之因纂成錄

所出同

孫權使太子嘲恪曰諸葛元遜食馬矢一石恪答曰

臣得戲君子得戲父乞令太子食雞卵三百枚上問

恪曰人令君食馬矢君令人食雞卵何也恪答曰所

出同耳

牛羊下來

侯白好俳諧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

夕矣素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

煮簣

漢人適吳吳人食笋問何物曰竹也歸煮其簣不熟

曰吳人欺我哉

食鹽醋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

笑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

阿婆舞

鄭僂出妓以宴趙紳而舞者年已長伶人孫子多獻
口號云相公經文復經武常侍好今兼好古昔日曾
聞阿武歌今日親見阿婆舞

劫墓賊

廖凝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
雅生笑曰裴說劫墓賊耳

奉佛

二郝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郝譁於
道二何佞於佛

似舅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
不但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咸定錄

關名

天子氣

隋末望氣者云龍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故煬帝
置離宮數遊汾陽以厭之後高祖起義兵汾陽遂有
天下

聚材

唐武士護太原文水縣人微時與邑人許文寶以鬻
材為事常聚材木數萬莖一旦化為叢林森茂因致

咸定錄

大富士夔與文寶讀書林下自稱爲厚材文寶自稱
枯木私言必當大貴及高祖起義兵以鎧冑從入關
故鄉人云士夔以鬻材之故果逢構厦之秋及士夔
貴達文寶依之位終刺史

興慶宮

唐每歲上巳許宮女子興慶宮大同殿前與骨肉相
見縱其問訊家眷更相贈遺一日之內人有千萬有
初到親戚便相見者有及暮而呼喚姓第不至者涕
泣而去歲歲如此

求婚

張燕公好求山東婚姻當時皆惡之及後與張氏爲
親者乃爲甲門

貯醋

舊說聖善寺閣常貯醋數十甕恐爲蛟龍所伏以致
雷霆也

天定錄

闕名

僧可隆

僧可隆善詩高從誨閱其卷有觀棋句云萬般思後
 行一失廢前功從誨謂可隆曰吾師此詩必因事而
 得隆答曰某本姓慕容與桑維翰同學少負志氣多
 翰維翰登第以至入相某尤在場屋頻年敗鱗
 自維翰所挫也因削髮為僧其句實感前事而露意
 焉從誨識鑿多此類也

高若拙

高若拙善詩從謨辟於幕下嘗作中秋不見月云人間雖不見天外自分明從謨覽之謂賓佐曰此詩雖好不利於已將來但恐長明後果其言

王處厚

王處厚字元美益州華陽縣人嘗遇一老僧論浮世苦空事登第後出部徘徊古陌軫懷長吟曰誰言今古事難窮大抵榮枯總是空筭得生前隨夢蝶爭如雲外指冥鴻暗添雪色眉根白旋落花光臉上紅惆

悵荒原懶回首暮林蕭索起悲風及暮還家心疾而卒

周琬

周琬湘中人儼舟長沙夢二吏引入南嶽廟內升殿王起接之曰知入京銓選欲奉辟在此亦與人世之樂不踈琬曰名宦未達且欲赴銓王曰如此則不敢奉縻也乃作詩送琬曰住此既非樂捨此去何箇若問青氈事惟畱一角書至京調中牟尉忽卧病旅中且慮不起作妻子書一角封畢而卒

張退翁

張退翁都下人有言懷詩云命交隨分樂天賜一生
閑場屋有聲而不第亦詩之識

狄渙

狄渙孤鴈詩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聞此句者
皆云必無後果如其言

東坡

東坡有送戴家赴成都玉局觀詩云莫欺老病未歸
身玉局他年第幾人又有過嶺一篇云劔南西望七

千里乘興真爲玉局遊後卒于是觀

調謔編

宋蘇軾

七分讀

秦少章嘗云郭功甫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坡曰十分祥正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

二相公病

韓子華玉汝兄弟相繼命相未幾持國又拜門下侍



郎甚有爰立之望其家構堂欲榜曰三相俄持國罷政遂請老東坡聞之曰既不成三相堂可即名二相公廟耳

酸餽氣

子瞻贈惠通詩云語帶煙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為無酸餽氣也聞者皆笑

司馬牛

東坡公元祐時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率有標目始遍也獨於司馬溫公不敢有所重輕一日相與共論免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免稅

某謫監黃州市征有一舉子惠簡求免稅書札稍如法乃言舟中無貨可稅但奉大人指揮令往荆南府取先考靈柩耳同官皆絕倒

好了你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晁美叔

每見以此爲言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賢科一時魁舊
往往爲知已上賜對便殿有所開陳悉蒙嘉納已而
章疏屢上雖甚剴切亦終不怒使某不言誰當言者
某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我耳美叔默然坡浩歎久
之曰朝廷若果見殺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
殺了我後好了你遂相與大笑而起

朶願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
奕碁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耳僕言公禪人亦復能

愛此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豈免一
朶願哉

子瞻帽

東坡常令門人輩作人物不易賦或人戲作一聯曰
伏其几而升其堂曾非孔子襲其書而戴其帽未是
蘇公蓋元祐初士大夫效東坡頂高桶帽謂之子瞻
樣故云

吾從衆

坡公在維揚一日設客十餘人皆名士米元章亦在

坐酒半元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禪悅味

東坡嘗約劉器之同參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聞見玉版欣然從之至簾泉寺燒笋而食器之覺笋味勝問此何名東坡曰玉版此老僧善說法令人得禪悅之味於是器之方悟其戲

獅子吼

陳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於黃州之岐亭自稱龍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賓客喜畜聲妓然其妻柳氏絕克媚故東坡有詩云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獅子指柳氏也坡又嘗醉中與季慥書云一絕乞秀英君想是其妾小字

不合時宜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機械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朝

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坡捧腹大笑

抵三覺

東坡喜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真有大臣體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東坡當直其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一日東坡謁微仲微仲方晝寢久而不出東坡不能堪良久見于便坐有一菖蒲盆畜綠毛龜東坡云此龜易得若六眼龜則難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東坡曰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嘗進六眼龜時伶人敬新磨在殿下進口號曰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這龜兒口號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鬧上困

東坡知湖州嘗與賓客遊道場山屏退從者而入有僧憑門熟睡東坡戲云髡鬧上困有客卽答曰何不用釘頂上釘

姜制之

子瞻與姜至之同坐友宴姜先舉令云坐中各要一

物藥名因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其故曰子蘇子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若非半夏定是厚朴姜詒其故子瞻曰非半夏厚朴何以曰姜制之

驚廝踢

東坡與溫公論事公之論坡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論故為驚廝踢溫公不解其意曰驚安能廝踢坡曰是之謂驚廝踢

字說

東坡聞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為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公又問曰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證據乎坡云詩曰鳩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娘恰似九個公欣然而聽久之始悟其詐也

斷屠

魯直戲東坡云昔王右軍字為換鶩書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鱗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丈書為換羊書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撰著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語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須當歸

劉貢父觴客子瞻有事欲先起劉調之曰幸早裏止
從容子瞻曰柰這事須當歸各以三果一藥為對

致仕

山谷嘗和東坡春菜詩云公如端為苦筍歸明日春
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曰吾固不愛做官魯直
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絕倒

水骨

東坡嘗舉坡字用荆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東坡

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荆公默然

燒猪

東坡喜食燒猪佛印住金山時每燒猪以待其來一
日為人竊食東坡戲作小詩云遠公沽酒飲陶潛佛
印燒猪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

巧對

東坡在黃州時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因問主
人此名為何主人對以無名東坡又問為甚酥坐客
皆曰是可以為名矣又潘長官以東坡不能飲每為

設醴坡笑曰此必錯煮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小詩求之云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間唯繫一葫蘆已傾瀉子錯煮水更覓君家爲甚酥李端叔嘗爲余言東坡云街談市語皆可入詩但要人鎔化耳

俗語

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擢御史蘇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姦邪有甚意頭沒些巴鼻皆俗語也

不留詩

先生在黃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於營妓供侍扇書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頗知書札坡亦每顧之喜終未嘗獲公之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顧視久之令琪磨硯墨濃取筆大書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卽擲筆袖手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徹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歡而散

莫相疑

大通禪師者操律高潔人非齋沐不敢登堂東坡一日挾妙妓謁之大通愠形於色公乃作南柯子一首令妙妓歌之大通亦爲解頤公曰今日叅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睫眉却愁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二五少年時

呪法

王善書符行天心正一法爲里人療疾駟邪僕嘗傳呪法當以授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汝汝若不吾崇吾亦不汝苦

爭閑氣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紛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耶請妙總大士看此一轉語

洗兒戲作

洗兒戲作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悞一生惟願

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諺名錄

香尉漢雍仲也

井底蛙公孫述也

伏鷲鄧艾也

隱鵠陸雲也

癡虎魏許楮也

髯參軍短主簿郗超王詢也

十錢主簿元慶也

諺名錄

吳淑

吳淑

驚蛺蝶魏收也

妳母何承天也

麟奴宋武帝也

筆公尖頭奴魏杜弼也

黃頷小兒崔陵謂齊文襄也

入鐵主簿長鬣公又齊鬚公魏許惇也

癩兒刺史後魏瀛州刺史崔暹也

餓彪將軍魏元暉也

饑鷹侍中魏盧昶也

被蹠刺史宋益州刺史垣閔也

黑面僕射元魏元欽也

赤牛中尉元魏元仲景也

瞎虎魏谷楷也

卧龍魏李崇也

黃瓢少師桃弓僕射齊郭祚也

細眼奴文中子謂房玄齡也

羊鼻公唐魏徵也

鬼婆代后也

人猫李義府也

喜鵲竇申也

斗酒學士唐待詔門下省王績也

銅山大賊李義府也

呷酸節度使唐李景畧也

捉船使君唐末橫州刺史郭氏也

四明遂老賀知章也

多田翁盧從愿也

肉腰刀李林甫也又索齒鷄亦李林甫也

紫袍主事唐韋君素也

不利市秀才唐相國夏侯孜也

偽荆卿唐甄戈任俠也

酒可郎唐節度使王詔鼎也

補唇先生方干也

醉部落唐倪若冰也

地藏菩薩唐史思明李光弼也

人頭羅刹唐御史李全交也亦號鬼面夜叉

没字碑唐趙崇也

伏獵侍郎唐戶部侍郎蕭靈也

侏儒郎中唐兵部侍郎常慎也

金牛御史嚴昇期也

四其御史唐鄭洪霸也

斲窓舍人唐楊焯也

縮菘御史唐御史侯思正也

美唐博士唐楊燦也

判詩博士王仁谷也

伴食宰相盧懷慎也

癡宰相楊再思也

拘木枕措大唐仇士良謂學士崔慎由也

驅驢宰相王及善也

盲宰相關播也

足穀翁唐相韋宙也

麻膏宰相崔胤也

粥飯僧五代李愚爲宰相無所事事也

儂羅兒漢劉銖謂李業也

曲子相公晉和凝也

軟餅中丞蜀韋叡也

風月主人蜀歐陽彬也

酒囊飯袋五代馬氏子也

邊和尚南唐邊鎬也

癭相王欽若也

鶴相丁謂也

媪相童貫也

三旨宰相王珪也

猢猻待制王黼子閔孚也

九子母夫錢穆父也

風流骸骨王海運句也

浪子宰相李邦彥也

艾子雜說

宋 蘇軾

殤子

艾子事齊王一日朝而有憂色宣王恠而問之對曰
 臣不幸稚子屬疾欲謁告念王無與圖事者所朝然
 心實係焉王曰盍早言乎寡人有良藥稚子頓服其
 愈矣遂索以賜艾子拜受而歸飲其子辰服而已卒
 他日艾子憂甚戚王問之故憾然曰卿喪子可傷賜
 卿黃金以助葬艾子曰殤子不足以受君賜然臣將

有所求王曰何求曰只求前日小兒得效方

三物

艾子行於海上見一物圓而扁且多足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猶蚌也既又見一物圓扁多足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螃蟬也又於後得一物狀貌皆若前所見而極小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彭越也艾子喟然歎曰何一蟬不如一蚌也

冷債

艾子使於魏見安釐王王問曰齊大國也比年息兵何以爲樂艾子曰敝邑之君好樂而群臣亦多效伎安釐王曰何人有伎曰淳于髡之籠養孫臏之踢毬東郭先生之吹竽皆足以奉王歡也安釐王曰好樂不無橫賜奈侵國用何艾子曰近日却告得孟嘗君處借得馮驩來索得幾文冷債是以饒足也

獻苜蓿

齊地多寒春深求筭甲方立春有村老挈苜蓿一筐以與於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乃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卽

刈以餵驢也

好飲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生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唯以險事休之宜可誠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抽彘腸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活况有四耶

二媪

艾子行出邯鄲道上見二媪相與讓路一曰媪幾歲曰七十問者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

鑽火

艾子一夕疾呼一人鑽火久不至艾子呼促之門人曰夜暗索鑽具不得謂先生曰可持燭來共索之矣艾子曰非我之門無是客也

舟師

艾子見有人徒行自呂梁託舟人以趨彭門者持五十錢遺舟師師曰凡無資而獨載者人百金汝尚少

艾子雜說 二
半汝當自此爲我挽牽至彭門可折半直也

趕兔

穰侯與綱壽接境魏冉將以廣其封也乃伐綱壽而取之兵回而范雎代其相矣艾子聞而笑曰真所謂外頭趕兔屋裏失獐也

富貴

艾子曰堯治天下久而耄勤呼許由以禪焉由入見之所居上階三尺茅茨不剪采椽不斲雖逆旅之居無以過其陋命許由食則飯土餽啜土器食麤糲羹藜藿雖廁監之養無以過其約食畢顧而言曰吾都天下之富享天下之貴久而厭矣今將舉以授汝汝其享吾之奉也許由顧而笑曰似此富貴我未甚愛也

未了公事

秦破趙於長平坑衆四十萬遂以兵圍邯鄲諸侯救兵列壁而不敢前邯鄲垂亡平原君無以爲策家居愁坐顧府吏而問曰相府有何未了公事吏未及對新垣衍在坐應聲曰唯城外一火竊盜未獲爾

好詰難

營丘士性不通慧每多事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
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與橐駝之頂多綴鈴鐸其故
何也艾子曰車駝之爲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狹路相
逢則難於回避以藉鳴聲相聞使預得回避爾營丘
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亦夜行而使相避
耶艾子曰君不通事理乃至如此凡鳥鵲多託高以
巢糞穢狼籍故塔之有鈴所以警鳥鵲也豈以車駝
比耶營丘士曰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於
鷹鷂之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君之不通也夫鷹隼
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縮線偶爲木之所縮則振羽
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豈謂防鳥鵲之巢乎營丘士
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爲
木枝所縮而便於尋索也抑不知挽郎之足者用皮
乎用線乎艾子愠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爲死
人生前好詰難故鼓鐸以樂其尸耳

誦佛經

艾子一日觀人誦佛經者有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

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艾子喟然歎曰佛仁也豈有免一人之難而害一人之命乎是亦去彼及此與夫不愛者何異也因謂其人曰今爲汝體佛之意而改正之可者乎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

木履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者無刻斲之迹王曰此履豈非生乎艾子曰鞵楦乃其核也

蝦蟇

艾子浮於海夜泊島峙中夜聞水下有人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一應水族有尾者斬吾鬣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蟇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埋會科斗時事也

愚子

齊有富人家累千金其二子甚愚其父又不教之一日艾子謂其父曰君之子雖美而不通世務他日曷能克其家父怒曰吾之子敏而且恃多能豈有不通世務耶艾子曰不須試之他但問君之子所食者米

從何來若知之吾當妄言之罪父遂呼其子問之其子嘻然笑曰吾豈不知此也每以布囊取來其父愀然而改容曰子之愚甚也彼米不是田中來艾子曰非其父不生其子

毛手鬼

鄒忌子說齊王齊王說之遂命爲相居數月無善譽艾子見淳于髡問曰鄒子爲相之久無譽何也髡曰吾聞齊國有一毛手鬼凡爲相必以手摑之其人遂忘生平忠直默默而已豈其是歟艾子曰君之過矣彼毛手只擇有血性者摑之

肉智

艾子之鄰皆齊之鄙人也聞一人相謂曰吾與齊之公卿皆人而稟三才之靈者何彼有智而我無智一曰彼日食肉所以有智我平日食糞糲故少智也其問者曰吾適有糶粟錢數千姑與汝日食肉試之數日復又聞彼二人相謂曰吾自食肉後心識明達觸事有智不徒有智又能窮理其一曰吾觀人足面前出甚便若後出豈不爲繼來者所踐其一曰吾亦見

人鼻竅向下甚利若向上豈不爲天雨注之乎二人相稱其智艾子歎曰肉食者其智者此

好爲詩

艾子好爲詩一日行齊魏間宿逆旅夜聞鄰房人言曰一首也少間曰又一首也比曉六七首艾子意其必詩人清夜吟味兼愛其敏思凌晨冠帶候謁少頃一人出乃商賈也危羸若有疾者艾子深感之豈有是人而能詩乎抑又不可臆度遂問曰聞足下篇什甚多敢乞一覽其人曰某負販也安知詩爲何物再三拒之艾子曰昨夜聞君房中自鳴曰一首也豈非詩乎其人笑曰一首之言君謾矣昨日每腹疾暴下夜黑尋紙不及因汚其手疾勢不止殆六七汚手其言曰非詩也艾子有慚色

賣帽

齊之士子相尚裹烏紗帽長其頂短其簷直其勢以其紗相粘爲之虛粘竒帽設肆相接其一家自榜其門曰當舖每頂只賣八百文以其廉人日擁門以是多衍期一日艾子方坐其肆見一士子與其肆主語

吾先數日約要帽反失期五七日尚未得必是爲他人皆賣九百文爾獨單於價以欺吾也嗚嗚久之艾子因曰秀才但勿喧只管將八百文錢與他須要九百底帽子

閻羅王

齊宣王時人有死而生能言陰府間言乃云方在陰府時見閻羅王詰責一貴人曰汝何得罪之多也因問曰何人也曰魯正卿季氏也其貴人再三不服曰無罪閻王曰某年齊人侵境汝只遣萬人往應之皆

曰多寡不敵必無功豈徒無功必枉害人之命汝懷而不從是以齊兵衆萬人皆死又某年某日饑汝嚴君之聰明而不言遂不發廩因此死數萬人又

人相職在燮理陰陽汝爲政乖戾多致水旱歲之民被其害此皆汝之罪也其貴人叩頭乃服王曰可付阿鼻獄乃有牛頭人數輩執之而去艾子聞之太息不已門人問曰先生與季氏有舊耶何歎也艾子曰我非歎季氏也蓋歎閻羅王也門人曰何謂也曰自此安得獄空耶



